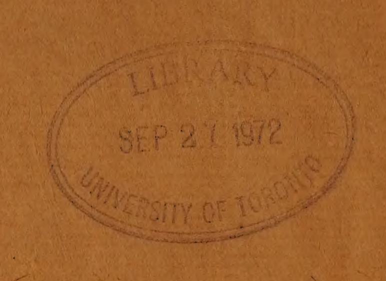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7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九 卷十

第五冊

至聖編年世紀第五册目錄

卷之九

卷之十

五十八歲在陳　四則

五十九歲適衛適晉留陳　十二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九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思堡守臣
男黃　爲蓀芳谷仝校
　　　爲萱介堂

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辛丑五十二歲

子在魯爲司空循爲司寇見歷聘紀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見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爲司空

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
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
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無姦民見相魯
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
五曰原隰季平子逐昭公死於乾侯平子別而
葬之令于昭公爲溝使與先君合焉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

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
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
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
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
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
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
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
仞之山重載涉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
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詩云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見姤誅

狴獄牢也交非萬不得已惡忍訟其子子郎萬不得已惡可訟其父同狴執之必有以也別决也不决別其子之罪犴野犬似狐長七尺頭有一角老則生鱗能食虎豹黑喙善守故謂獄爲犴

孔子見季桓子家語作康子非也康子時孔子髖髖久矣桓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

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見子路初見

按聖門宰予在言語之科十哲之中而家語弟子解不載其少孔子幾歲闕里志年譜亦不列于孔子某歲之後豈因夷族而孔子恥之之語

乎然史記載在仲尼弟子列傳其言行不可没
也故于進言而附載于後○宰予字子我魯人
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
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
予見弟子解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
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宰予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
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言語宰我○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以上見論語　宰我善爲說辭宰我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見孟子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獘于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修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

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
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
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
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
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
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見哀
公問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
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辭取人

則失之宰予（見子路初見）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

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〇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

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

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
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
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
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
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
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
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
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所及

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
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甈
事親寬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
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
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已而已天平地
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
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
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
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

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主其惠
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
繇伯益以贊其治與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
莫敢不服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
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
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
欲以辭言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宰我聞之
懼弗敢見焉見五帝德宰我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何謂也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堯得舜歷

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清和五星不悖風雨各以其應無有迷錯愆伏明其行之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皆潔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日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以上見論書

宰我使齊而反見子曰梁邱據遇虺毒三旬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弖與在賓

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據已瘳矣而復獻方將安施乎衆默然此言何如子曰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疾而獲瘳猶有與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衆爲此各言其方以已疾也見嘉言宰我問曰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

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弓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弓之實也又曰吾於弓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見備考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

子曰會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見曲禮子貢問

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故曰弗殊禮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註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政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
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與未之有也○書
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何謂也孔子對曰
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
于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
功德可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虞夏商周以帝王
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書曰茲
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
何謂也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於廟

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其序一也見論書

齊大夫犂彌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然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使使告魯爲好會夏會于夾谷公且以乘車往孔子相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左右具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

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刼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疋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

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
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
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
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
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用粃糠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

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見相魯

夾谷齊地即今山東濟南府東淄川縣界之祝其山是也又泰安州東萊蕪縣亦春秋夾谷地俳優雜劇侏儒矮人熒火星能爲禍兆異處支解之也出門野合是委大禮于草莽也粃稗喻不成禮也四邑鄆讙龜陰林堯叟曰春秋未有書來歸田者以是爲齊人之願以孔子相夾谷故也〇按孔子在齊晏嬰阻之諸大夫且將害之今方用魯而齊人即已懼其危已至以嘉會

失禮歸其侵田吾不知齊人于此其將何以爲
情是豈累世莫殫當年莫究者乎魯以君子輔
其君子以夷狄教寡人抑何嘗盡景公之不明
也小人之無益于人國也甚矣哉犂彌之勸刼
魯侯雖曰小人之計使非孔子則剶牀以膚禍
變不可知矣

國廐焚子退朝之火所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有
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
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

之見禮記雜記定公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明曰孔某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公曰吾子奚以知之明曰周人有好裘而愛珍羞者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也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而已矣見備考

按孔子未嘗爲司徒三桓不阻孔子之爲司空司寇于前復不阻孔子之攝相事聞國政于後而獨阻其爲司徒知其必無是情也孟子曰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當是時家臣叛亂三桓方將藉孔子以自衛而又豈肯阻之乎況孔子非三桓不能用于定公定公非三桓亦不能以用孔子故謂孔子未嘗爲司徒也

周敬王二十一年 魯定公十一年 壬寅五十三歲

子在魯爲大司寇 見歷聘紀年 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

既賔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巳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見家語禮運

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國家崇報之文明禋肇荐考議周詳凡祀典所關
羣祀咸秩即如雩祭諸禮事繫農桑近復議行有舉
無廢皆以爲民也邇年以來諸臣工每以蜡祭爲請
朕追維舊制酌古準今有宜于詳慎者考大蜡之禮
昉于伊耆三代因之所以報萬物之成也雖詠于詩
詳于禮記周官而古制寖遠傳註參錯難以折衷所
謂八蜡配以昆虫後儒謂其害稼不當與祭且合祈
年于大祭蜡祭也註云日月星辰則所主又非八神
至會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甚多尤難定位且蜡

與臘冠服各殊有謂臘即蜡者有謂蜡而後臘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終無定衡至於後世自漢臘而不蜡此禮已湮魏晉以降迄于唐宋時行時止或溺于五行之說甚且天帝人帝及于龍鱗朱鳥多至百九十二座議者以為失先王之禮遠矣蘇軾曰迎猫則為猫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于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觀于蜡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以其沿習日久迹類于戲也蓋祀于南郊已不合于古制而蜡于四郊則惟順成之方始發較量區別叢雜項細于義有乖于禮

未洽于神爲褻自元明以來停止此典實有難于舉
行之處况蜡祭諸神如先嗇司嗇日月星辰山林川
澤今皆祀于各壇廟原于典文無缺卽民間秋成之
後休息農功祀神報賽大抵借蜡之遺意以盡其閭
井歡洽之情猶有吹豳擊鼓之風亦皆聽從民便未
嘗禁止是蜡祭原行于民間但田夫萃處雜以嬉戲
各隨其鄉之風尚初不責以儀文若朝廷議祀潔蠲
處享必嚴整齊何至有一國若狂之諭可知此祭卽
古亦閭閻相沿之舊俗詎可定以爲郊廟典禮如以

為有祈無報則方春而祈穀冬又有事于
圜丘禮謂郊之祭為大報天又云萬物本乎天大報本
也豈得謂之有祈無報乎况二仲薦馨並崇社稷班
固所謂為天下求福報功者具在陳祥道所謂大社
國社農之所報在焉今
社稷壇春秋兩祀祀報之禮已備至義近于重複事涉
于不經者即下之禮臣亦難定因諸臣但泥古制多
未深考是以降此旨俾共知之欽此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按禮
經所主者一曰先嗇以其爲八神之主葢神農
始爲耒耜此生民粒食之原也所祭者四司嗇
以其爲古后稷之官教民樹藝也曰百種以其
爲百種之神也曰坊以其蓄水障水也曰水庸
以其受水泄水也所饗者二曰農以其爲古田
畯之官也曰郵表畷田畯居以督耕也是皆爲
功于百種也所迎者二曰猫以其食田鼠也曰
虎以其食田豕也是皆除害于百種也據此則

先嗇帝也八神臣也乃陳註則合猫虎爲一而
降神農以充其數舍百種不入而收昆虫以補
其缺以至世俗不察八神並列是不知神農當
正祀八神當旁配其主有一其蜡有八共九神
也並不知百種不可少猫虎不可合昆虫不可
入也祀典旣忒神方不安况祈福乎又按蜡禮
列國通行年不順成則不祭祭必有賓葢因蜡
而行飲酒禮也乃禮運註則謂孔子居魯與于
蜡祭之賓是又以孔子爲賓與家語逈別矣此

條孔肖謙熊敬修俱繫于此年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巳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于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

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故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

而俗倣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

按郊天而配以祖所以大報本而返始也惟二國為王者之後可以世守天子之禮以事其先王非魯可比周公既非天子又非天子之祖魯以諸侯而郊禘之所以為非禮杞宋即禹契後不廢其廟祀可矣而使亦郊祭不幾于二天子乎況周制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杞宋固子爵也色用玄白廟用天子禮樂子孫賓而

不臣抑亦足以昭其事守矣郊何爲者于此不能無疑也故附論之

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教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爲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聖人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于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

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

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

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

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〇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〇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

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
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
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
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協于分藝
其居于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于人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諸藝講于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

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于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于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也苑滯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于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虫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以上見家語禮運）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見禮雜記）孔子觀于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教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

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于是退而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墻堵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

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射旣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見觀鄉射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子受而頒之門人之貧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意乎子曰吾所以受爲季孫之惠也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響之可謂知時矣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

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見六本據安定書屋本　嘗語人曰自季孫賜我粟而交親自南宮敬叔乘我車而道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某之道殆將廢矣見致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按原憲爲宰時年方十七而其狷介已如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曰
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以上見論語
按是時楚伍員奔魯主仲弓家仲弓力薦于魯
魯大夫少正卯阻之員遂奔吳是此年卯猶在
位也烏得誅于前三歲乎射于矍相之圃熊孝
昌叙此于孔子二十八歲時然觀延射三段似
非無位之士所能幾此則叙在此爲是○闕里
志年譜載是年國人謗之循復誦之考誦之當

在五十五歲時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癸卯五十四歲

子爲魯司寇言於定公墮三都見歷聘紀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
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見相
魯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見左傳

按左傳與家語稍有不同今並錄之以備參觀

○史記以此爲定公十三年事疑非熊敬修繫

圍成于孔子去魯適衛之後與春秋不符春秋

定公十年夾谷會後叔孫州讐仲孫何忌帥師

圍郈于是齊人伐郈侯犯奔齊齊以郈致魯季

桓子時不狃叛費凡五年矣是郈與費之欲墮

不自今日始矣○前編云魯自三家四分公室

土地甲兵皆其所有縱墮三都其民豈遂歸公

室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
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
墮之易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然使
久于其位終亦必墮其如魯之用子不終何哉
○戴氏溪曰學者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如果聖
人欲之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疏矣
綏來動和之功安在仲由勇而無謀以致費人
攻公及于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豈不危哉○鍾伯敬曰三都之設三家植私以

弱公也侯犯公山之叛又家奴效尤以背三家
也向使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魯公亦除
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公室可復張也
墮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
事不克竟世因以責子路皆以成敗論也○按
三都之墮季氏惕于陽虎之變懼不狃之蹈其
故轍墮費實非得已郈之墮雖以侯犯之叛然
叔孫昭子之賢彰彰在魯成子之立頗有父風
其心固猶知有公也向見季氏之强久非其意

且侯犯旣奔郈已歸魯其勢甚易故先二子而
卽隳之以爲倡始至于成則孟氏之拘于公義
而非其所欲隳也當季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季盡征之叔以臣其子弟而孟止取半似乎獨
有人心者觀其助季逐君其心豈尚有公室哉
如使有之處父之言固其所唾棄而不取矣孔
子此舉固知非三家之至願而姑乘其勢而爲
之旣隳之後自有使之各就禮法公室張而私
門亦不致弱內患旣除而外侮自息齊雖逼處

又何患乎按墮都果子路之謀然未有不請于夫子而即行者夫子果不欲未有不聞子路之言而力止者費之幾變即非聖人皆料及此但以季孫欲之其墮必矣至于成之不墮則孟孫僞爲不知豈夫子所能預料春秋墮郈書叔孫州讐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季孫斯仲何忌帥師圍成不書某某帥師書公至自圍成者所以明仲孫之不願叔孫季孫之不欲與其事也可知費郈之墮非公之能從孔子成之不墮非孔

子不能墮成當其時公歛處父之徒如少正卯等必有以肆其疑沮者三子既惑公何是爲是故卒止不墮耳設使當日侯犯不叛郈公山不叛費豈但成不可墮三都俱不可墮聖人初意亦不過隨機作此一事必謂墮都爲子路好勇不顧之謀不既迂與○王廉孔子墮三都論云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

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于定公尤見信于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繇此而信之也旣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

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之公議使己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議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為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

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于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于挾公則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而怠于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于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于是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强爲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强以自贖哉論至于此而後知

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于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于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

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是年弟子公孫龍生

龍家語作寵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作

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作楚人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九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思堡守臣
男黃　爲蓀芳谷仝校
男黃　爲萱介堂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甲辰五十五歲

子在魯爲司寇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歌彼婦之口遂適衛（見歷聘紀年）

考孔子在位五年若從闕里志年譜則九年矣
又云乃作猗蘭之操考猗蘭操作于六十八歲
自衛反魯之時此始去魯適衛所歌者葢彼婦
之口也一作去魯歌一作師已歌楊愼作雉噫
歌孔子去魯觀雉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托爲雉噫之歌子路
拱之三嗅而作當即在此時也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

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

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尹文子

按此條綱目繫于此年熊敬修繫此于五十四歲史記謂爲五十六歲疑有誤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

粥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粥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見相魯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肉于大夫孔子行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相魯沈猶氏一段劉向新序以此爲始作司

寇時事近似有理荀子儒效篇亦載此段文稍
有異而皆效成後語因繫于此朱子云魯世家
以此以上皆爲定公十二年事然考攝相誅卯
事在定公十三年亦非十四年葢十四年孔子
五十六歲已自衛適陳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朝與下大夫言侃侃
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
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

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

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

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

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

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以上見論語

按史記與下大夫言及入公門君召使擯君命

召三節俱入自衛反魯之下余謂並執圭節俱
當入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見論語以上孔肖謙繫此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本報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

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

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
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
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至弗命而民聽敬
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
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
旣至泰壇王脫裘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
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
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于禮者也

見郊問

按家語郊問俱禮記郊特牲禮器語錯綜引之以成問答之序魯自閔公始禘禧公始郊用之已久相沿莫察禮明堂位謂成王之賜非也先是平王四十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天子使史角往止之若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又奚事惠公之請哉公之問問魯與周郊不同何意而不知冬至大郊非魯得有至問天子郊儀考之明堂位自禧以來皆以爲魯侯所習用夫子一

據理答之其亦足以証其僭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註云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高柴時年十五資性篤實子路請于夫子使爲費宰夫子以子羔年幼寡學而費又數叛故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以上見論語

家語執轡篇記其爲費宰非也

孔子爲司寇時以冉耕爲中都宰 見四書備考他書未之見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見好生

初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頌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見通鑑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 一作皆衣文衣 而舞容璣 一作舞康樂 及文馬四十駟 一作三十 以遺魯君 一作定公

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

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

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已送曰夫

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見子路初見

按楊方晃年譜此段前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中有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援琴命曲以喻季氏之蔽魯曰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名其曲曰龜山操後有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乃合史記家語琴操而參錄之不如止載一書之易考也○陳明卿曰郊

之必致膰于大夫彛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冀其悔也即使致膰猶彛禮也而不致是顯疏之矣于是而行復何待哉○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薛敬軒曰以微罪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即此可見聖人氣象度量○魯世家以攝相誅卯受樂俱作定公十二年事疑誤○熊敬修學統云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按古傳蘭操

有二一日之子于歸遣送于野一日我行四方以日以年皆爲自外來歸之辭而無失位去國之意不知學統何所考據而云然○前編曰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豈魯之君臣而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俱亦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其于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而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桓

子何以用之季平子卒家臣陽虎用事始而囚之旣而辱之陷之至欲享而殺之當是時非爲魯無能爲而季亦不可支矣此其所以用之也而又何以舍之季氏魯之權臣也桓子舍己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摧敗之餘藉之振起不得已而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旣定外侮旣卻卽桓子可以安矣豈其甘于終絀者縱桓子甘之而其私人必有以不爲利者故其任用之意遂衰而

特受女樂以促之此其所以舍之也不然齊人何懼于我而忽歸以女樂于事可疑于理不正桓子之智夫豈不及于此而顧受之而為鄰國所覘也耶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三至衛此爲一至有一說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似受女樂之後即有之楚之意也

至衛靈公郊迎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即孟子所謂讐由

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俸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見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問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治天

下者知反之已者也見說苑致理篇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見孟子居頃之或譖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乙巳五十六歲

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見歷聘紀年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見史記孔子世家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以上見論語

陳國名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南三百五十里陳州卽其地也去衛將適陳事在陳閔公七年年表謂是年孔子至陳疑誤匡地名今開封府東

五十里陳留縣地有故匡城北征記謂即古有莘地地道記謂在長垣南十里正義謂故匡城本漢長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路史謂匡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索隱莊子皆云宋邑未知孰是

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軍士盡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

自解也見正義琴操陽虎曾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剋御匡人識剋夫子貌又似陽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見大全馮厚齋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巔墜之患不臨深泉

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見困誓

孔子遊於宋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

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見莊子秋水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見史記孔子世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見論語

按前編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非但謂其有見小君禮也然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故因子路而急矢以誓不然將側媚由徑之徒皆得藉聖人以爲口實割烹癰疽皆可意造而況有據之事葢聖人之心上與天通惟天知聖惟聖合天形迹固非所論卽謂徒以釋子路之疑亦淺之乎論聖人矣且子路亦豈不知聖不可浼而特以孔子品望至尊一輕與見未免非至德之光耳故入而非果有對天

不愧之心則子路不悅亦正未可少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見論語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見史記孔子世家奧尊而位虛竈卑而用事賈葢以奧比衛靈公以竈自况也意謂見南子所以媚靈公耳故有此問○余有丁曰武子當文公時至靈公討已百五六十年始有孔子畏匡之事又烏得使從者爲武子臣乎一事而記載之異如此其所見

不一所傳聞不一故也○宋濂云衛靈公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甯武臣于衛然後得解圍而退按武子仕于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其可信乎○又按宋濂云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

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益不足深論矣○闕里志年譜載五十六歲適衛考適衛在五十五歲不脫冕而行既去魯適衛矣又載自衛至曹自曹至宋則又次年事矣當以史記歷聘紀年爲是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丙午五十七歲

子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見史記孔子世家自鄭適陳留二年

見歷聘紀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見左傳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見曲禮子貢問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

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見賢君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宋司馬使人伐其樹去適鄭見典略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見備考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見論語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見孟子

大樹檀也即莊子所謂伐檀于宋今歸德府城東南即其地也以天自信所以安弟子也微服過宋抑又何嘗不謹于避禍哉年表謂哀公三年孔子過宋非也前編曰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語于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語皆所以解弟子之懼與窘也有子曾子之門

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葢爲此類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爲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

乎哉見困誓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見孟子註

鄭邑名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後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河南開封府鄭州是也在府西一百四十里初本周管叔鮮封地至是乃爲鄭國孔子適鄭在鄭聲公六年東門獨立之時或人能于風塵物色殆亦非常人矣纍然禮記註云羸憊失意之貌喪家之狗王肅曰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也又按

桓魋宋族宋景公之嬖倖也景公弟公子地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泣之目盡腫蓋小人之汚賤者也惡其弟司馬牛因並欲殺其師亦可謂橫行無忌而敢于侮聖者矣

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醜之顏刻爲御問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覯之新婚以慰我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見史記論語

雍渠劉向說苑作雍雎戰國時遂謂孔子主雍雎卽雍渠之誤而癰疽卽雍雎之誤故萬章以爲于衛主癰疽也史記謂此爲孔子五十六歲見南子月餘後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見論語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見困誓

按此史記繫于靈公卒年非也前編曰見南子

禮之所有故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可以速則速然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孔子義之盡仁之至也〇闕里志年譜載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此五十六歲事已見前矣

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丁未五十八歲

子在陳見史記孔子世家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見論語

胡傳曰昭公欲結强吳以去三家之權故娶于吳○朱註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按春秋哀公十有二年書夏五月孟子卒書孟子者魯人之諱辭也夫子修春秋而不改者從魯人之諱辭也禮爲親者諱爲尊者諱道在則然也

可以告司敗可以告後世聖人豈有私意于其
間哉君子固不黨其黨也亦君子而已矣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
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
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
愼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
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
示後人故銘其括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物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物見辨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公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爲是故

史記云陳湣公使使問仲尼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問之

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使者至孔子爵之既
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
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
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
皆屬于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
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
氏于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

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見辨物

隨會稽在吳王夫差二年越王勾踐二年魯哀公元年韋昭曰一節之骨其長專車似可當車軸余有丁曰史記載此于定公五年彼時吳未墮會稽安有得骨之事按是年孔子在陳國語家語作吳使聘魯發幣大夫及仲尼失所考矣

汪芒一作汪罔漆姓一作釐姓長翟一作長狄

後有客曰善哉聖人句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 戊申五十九歲

子適衛去衛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見歷聘紀

年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肹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吾鬭死挺

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此爲二至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于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見困誓

按權非聖人不能執子貢盟可負之說則溝瀆之自經不少執孔子要盟非義之說則雲雨之

翻覆更多故曰權非聖人不能也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某故不爲軾也見說苑

適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居衛月餘去衛見闕里志年譜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史記繫此闕里志年譜亦以此爲孔子五十九

歲時語但下云適曹曹人不答適宋則又反說到五十七歲誤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末之難矣○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見論語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吾者受邑不與吾者烹大夫皆從至于邑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使人召孔子見備考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見困誓

按簡子之臣舍周者每簪筆書簡子過舍周死簡子與諸大夫飲泣曰吾不復聞吾過矣似非不知愛重賢豪者乃聞之孚遠曰趙簡子欲殺孔子故召之孔子有先覺乃中道返不知孔子

亦何惡于簡子豈即以佛肸之召故耶夫鳴犢舜華豈必不賢于舍而殺之則斯言亦良可疑也○孔肖謙年譜云遂賦將歸操曰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矣石齧我足乘其深矣龍入吾舟吾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乃還息乎陬鄉作息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

將適晉都黄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我所好其樂只且索隱曰此陬鄉非魯陬邑陬操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哀之者哀二大夫之見殺也臨河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何爲斯又槃操曰竭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于心悲還轅息陬按臨河歌即將歸操槃操即息陬操四辭未知孰是于是孔子復反乎衛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見左傳

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見論語朱註

按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公二年也史記云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疑誤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終



